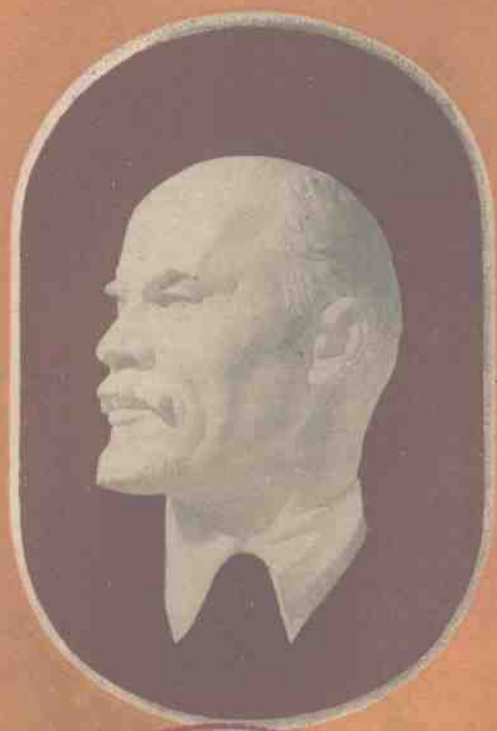




我們的列寧

路斯·道 愛蘭·波塔本金編

少年兒童出版社

I 712.84

771.1
3215/6

我們的列寧

路 愛 威 凌	斯· 蘭· 廉·	波 塔 寒	木 格	蕭 金 爾 山	編 圖 譯
------------------	----------------	-------------	--------	------------------	-------------



OUR LENIN

Edited by Ruth Shaw and
Harry Alan Potamkin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4

書號：譯5003 23 開本 52 千字 定價3,100 元

我們的列寧(高)

編者	路斯·蕭 愛蘭·波塔木金
譯者	凌 山
繪圖者	威 廉·塞 格 爾
出版者	少年兒童出版社 上海延安西路一五三八號
印刷者	上海市印刷二廠
總經售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上海南京西路一號

三聯版 本社1953年12月重印
1954年7月3版 印數17031—24050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肆號

目錄

家.....	一
維拉的故事.....	三
他把牛牽走了.....	五
「我什麼也不給你們！」.....	七
她父親是罷工的人.....	九
「我一定是個資本家」.....	一
沙沙是一個領袖.....	三
「他是一個聰明的戰士嗎？」.....	五
向農民們學習.....	八
和工人們共同生活.....	一〇
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	三
在西伯利亞.....	四
火星.....	六
日，俄戰爭.....	七
他們所遇到的却是槍彈.....	九

農民們知道自己也有力量	三〇
他們失敗了但沒有被征服	三一
布爾什維克黨成立了	三二
革命復活了	三三
世界大戰	三六
「變戰爭爲革命！」	三九
建立蘇維埃	四二
在低溼的草地上安下他們的家	四四
他親自主持一切	四九
紅軍組織起來了	五三
「他並沒有死！」	五五
共產國際	五七
「不要顧惜我吧」	五九
他的工作是要活下去的	六一
「我是在作夢吧？」	六二
農民們坐上世界的頂端了	六四
黑暗過去了	六七
列寧一生可紀念的日期	七三

家

伏爾加河上的西姆比爾斯克正當黃昏時候。烏里楊諾夫家的兩個房間裏閃耀着燈光。這一家的父親伊里亞坐在其中的一間。他正在閱讀從沙皇統治下的彼得堡來的報紙。父親是學校的監督，這一天他也同往常一樣，把整天的時間都用在同總督爭論貧苦兒童教育問題上。現時他正在閱讀一

八八〇那一年俄國的城市和鄉村的恐怖事件。他悲痛地搖頭。他旁邊的橡木桌子上，茶爐裏的水正在咕嚕咕嚕地沸騰。



這一家的母親瑪利姬，正在隔壁房間裏彈鋼琴，小孩子們唱着歌。一共有四個孩子：安娜，弗拉基米爾，瑪利姬和米提亞。母親彈的和孩子唱的是小山羊歌；

「野狼捉住小山羊——」

小米提亞不禁爲這可憐的無辜的小山羊流淚。弗拉基米爾，大家都叫他伏洛加，覺得他弟弟的眼淚太好笑了。伏洛加現在十歲，他不大會唱歌，却有本事開玩笑。當他走近米提亞的時候，他揚起一種非常悲哀的聲調來唱，並且把底下的幾個字拉得長得可怕：

「小山羊……只剩……下了角……和腳……！」

米提亞受不住了，他哇的一聲哭了起來。母親一面停下琴來安慰她的小兒子，一面溫和地責備伏洛加。「瞧，你把小弟弟弄哭了。」

伏洛加摟住他的小弟弟，低聲對他說道：「別哭了，米提亞，沙沙哥把所有的狼都打死了！」米提亞抹去眼淚，笑起來了。真的，在首都大學讀書的沙沙哥會把俄國所有的狼都打死的。那末小山羊小綿羊和小鷄都可以自由了。

有人在外面敲門。矮小活潑的伏洛加跑去開門。「烏啦！」他喊道，「是維拉。」一個和他年紀差不多的穿得很破的小姑娘進來了。「晚安，」她對父親說。父親聽見她的名字就把報紙放在旁邊。「晚安，維拉，」他回答道。

「你叫我來我就來了，」小姑娘說。母親也跑進這個房間來了。「晚安，維拉。你爸爸那裏有什麼消息嗎？」



野狼捉住小山羊

「有的，他就要回家了。」

「伊凡好麼？」伏洛加大聲說道。每個人都笑了。伊凡是伏洛加的好朋友，維拉的堂兄，住在鄉下。當夏天伏洛加到柯苦什金諾探望祖父時，常常跟伊凡一塊玩。只要伊凡不到他們所謂農場的小土地上作活，他們就玩在一起了。伏洛加幫助伊凡犁田，幫助他給一頭牛擠奶，他說話的時候，總喜歡引證伊凡的話：「唔，伊凡說……」，「伊凡知道……」等等。他從那兒知道貧農所受的許多痛苦。富農就是撲殺無辜的山羊的野狼。

維拉的故事

維拉不知道伊凡最近的情形。他曾經替他的父母寫過信來，不過沒有提起他自己，維拉只知道叔父、姪母、和堂兄的光景比從前更壞了。

「來，維拉。」父親說道，「我們來做作業吧。」他又對自己的孩子們說道：「你們也該做完你們的作業呀。」

「我已經做完了，爸爸！」伏洛加跳起來了。

「已經完了嗎？」

「是的，在學校裏做的，」母親含笑說道。

「好，那末，」父親說道，「你留下來，讓我們一道幫助維拉完成她的作業吧。」

做作業的時候不免談到維拉和她家的故事。伏洛加把故事連結起來，在他那有思想的頭

腦裏，構成一幅他永遠不會忘記的圖畫。

維拉的父親是一個紡織工人，他們夫婦倆一同在一座大紡織廠裏工作。維拉料理家務，管一個清潔而一無所有的家。父親和母親在她還沒有睡醒的清晨就做工去了。夏天，維拉和別的孩子們在嘈雜的窄小的街道上玩耍，這些孩子們的父母都在紡織廠和製造廠裏做工。冬天，她呆在家裏，到外面去太冷了。她沒有禦寒的大衣。她的鞋是破的。父母倆掙的錢，還



維拉在嘈雜的街道中玩耍。

不夠給這女孩兒買一件大衣和一雙鞋呢。

西姆比爾斯克有許多很好的街道。一天，

維拉和伏洛加走到那條最好的街道上。「這街道多末寬大，多末清潔啊！」維拉說道。

住宅區那所最大的房子有一個花園。「看那些花叻！」維拉叫道。「多麼好看哪！」

「不曉得房子裏住的是誰？」伏洛加說道。

「我爸爸和媽媽的

老闆。」維拉說道。

伏洛加大吃一驚。

這房子和維拉的房子一比，簡直是天上地下了。

一個跟他和維拉年紀差不多的小姑娘來到走廊上。她穿着一件可愛的白衣服，拿着一個大洋

娃娃。走廊上停着一輛漂亮的腳踏車。伏洛加望望那個小姑娘，又看看維拉，維拉是瘦弱的，衣服是破爛的，褪了色的。維拉不久就要到那個富人的紡織廠去侍候那個小姑娘了。

他把牛牽走了

一個火一般熱的夏季。太陽晒在身上，就像用鞭子抽打人一樣。沒有雨。城裏的工人熱



一個女孩子在廊上出現。

得不能喘氣。維拉的父母做工的紡織廠裏比外面還要熱。她的堂兄和叔父母的鄉居生活更壞了。伊凡和他的父母給地主種地。冬天的雪一融，他們就每天上地做活，用笨重的舊式的器具來播種和犁地。伊凡和他們一同做活，要不就留在家裏料理他們那簡陋的家務和擠牛奶。他們都喜歡這頭牛。就是在他們自己吃不飽的時候，他們也要餵這頭牛。

一天，他們坐在他們的小木屋裏。一個人來敲門。那就是地主派來收租的。伊凡的父親沒有錢。他求那個人等一下。

「如果你不交租，」收租人怒氣沖沖地說道，「我就要把你們的牛拉去賣掉！」

「如果你把我們的牛拉去，」伊凡的父親說道，「我們的孩子就沒有牛奶喝了。」

「你不給我牛就得坐牢！」收租人回答道。他把牛拉走了。

母親哭，伊凡也哭。他們爲那頭牛十分難過。

別的所有交不起租的貧農也同樣喪失他們的物產。收租人從這個村子和所有別的村子把農民們的東西搶走。從這些人搶走一隻羊，從那一些人搶走一匹馬或一頭牛。農民們不敢哼聲，但他們永遠忘不了他們的牲口是怎樣被搶的，他們的心裏蘊藏着憤怒。

地主那華美的大宅子就在村子附近。住宅是白色的，裏面鋪着柔軟的地毯，牆上掛着許多很好的畫。宅子週圍有一個大花園，花園週圍是一道堅固的鐵籬笆。夏天地主就住在這裏。冬天他有避寒的宅子，夏天他有避暑的宅子。而伊凡和他的父母和牛共同住在一個小房間裏。美麗的花園和大房子都歸他們的富裕的地主所有，農田和草地是他的。伊凡和他的父



他把牛拉走了。

母和那頭牛同住的那所草頂的小木屋也是他的。所有農民的草棚都是他的。什麼都是他的，連那頭牛也是他的。每到夏天，他就領着老婆和兒子來了。他的兒子和伊凡同年。可是他有連伊凡夢也不敢夢到的各式各樣的東西。

「我有玩具，糖果，還有圖畫書，」有一次這闊少爺站在大鐵籬笆的那邊引逗着伊凡道。「瞧！」

伊凡吃驚得說不出話來，他目不轉睛地盯着那本圖畫書。

「真的，」這位闊少爺繼續說道，「我有我自己的小馬，不久還要我自己的船在河上旅行呢。你有什麼呀？」

伊凡還來不及告訴他沒有東西可玩，那位闊少爺的大胖子母親就把她的兒子叫走了，並且罵他不該和農家的孩子說話。

「我什麼也不給你們！」

在城裏，老闆要賺更多的錢。他老婆問他要一件新的秋季皮大衣，要添一輛新的春季馬車。還有，一定得有的，女兒的新衣服。誰來供給大衣、馬車和衣服呢？是工人們。他們必得多出貨品。老闆命令工頭道：「叫他們加快做！」他貼出一張增加工作時間的佈告。工錢却減少了。

鄉裏呢，農民們的薄地上長不出糧食。有錢的地主却用不着發愁，他可以用水澆地。當農民跑到他跟前求他幫助的時候，他就聳一聳肩膀說道：「求牧師去吧。」於是他們用錢請牧師來求雨。伊凡的父親說道：「禱告得不到雨。禱告收不回我們的牛。」農民把他們那些笨重的聖像搬到外面的田上，劃了無數次的十字，在乾枯的泥土上叩了許多頭，然而沒有雨，



伊凡的父親走上前去。

天空還是那麼晴朗。沒有一滴水星落下來。

沒有收成。貧農們在挨餓。不過，草地的那一邊，地主的穀倉却裝滿了糧食。人們開始指點穀倉。他們點頭。「他不能給我們雨，但他總能給我們一些小麥做麵包吧，他有那麼多咧。」他們穿過草地。他們開了鐵門，站在白色的大房子前面。他們脫了帽子，因為地主是個大人物。他不是什麼都有嗎！

「我什麼也不給你們！」地主咆哮道。「趕快滾開！」

伊凡的父親走上前去。他的血脈跳得很快。「我們不過要求我們應有的東西罷了，」他說道。「你沒有犁過田。你沒有播過種。這都是用我們的手做的。」

農民們叫道：「對！你說得對！」

地主怒得發狂了：「我就要做給你們看！」他把伊凡的父親捉進監獄。其他的農民們都挨了鞭打。

她父親是罷工的人

在城市，工人們覺得他們再不能忍受那麼艱苦的工作了。維拉說道：「媽媽，我餓極了。一點兒吃的都沒有嗎？」維拉的父親對旁邊的工友說道：「我們再不能這樣過下去了。我們的孩子們在捱餓，我們一定要為我們的孩子們鬥爭呀，同志。假如我們不抵抗，工錢減少，我們的光景就更壞了。如果我們聯合在一起，我們會強大起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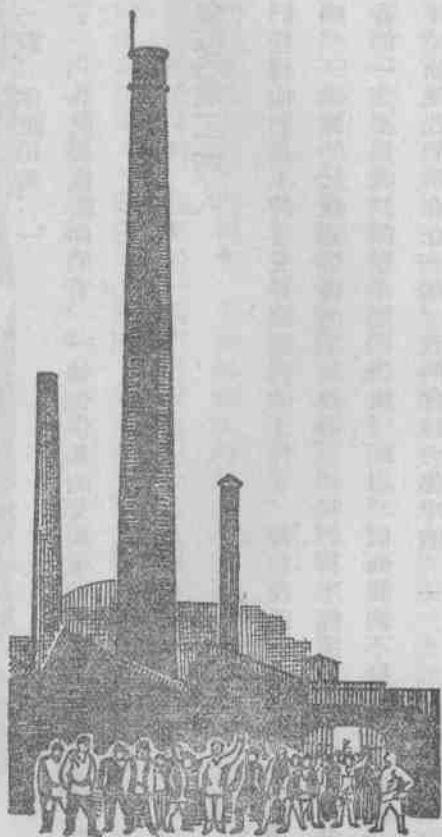
工人們停止了工作。機輪不再轉動了。工具被拋下了。工人們爲了要求合理的工作時間和足以維持生活的工錢罷工了。一天過去了。「他們

會回來的，」老闆大笑着說道。兩天過去了。「他們會回來的，」老闆微笑着說道。三天過去了。「他們就會回來的，」老闆皺起眉頭說道。一個星期過去了。「回來吧！」老闆哀求地說道，「一切問題可以解決。」

但工人們是聰明的。他們不會受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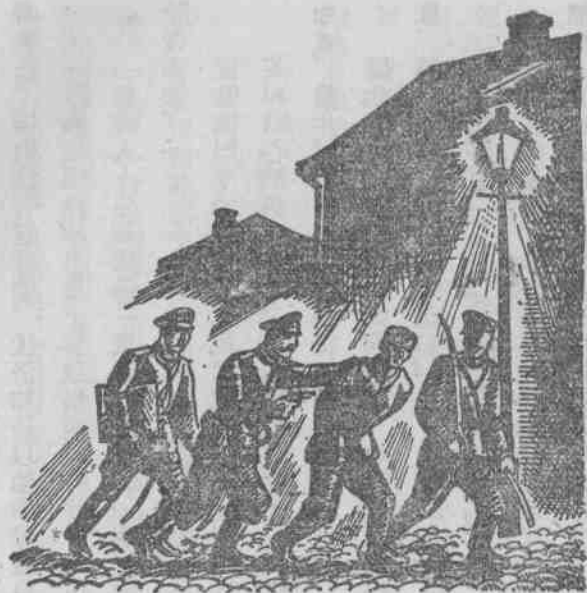
「我要強迫你們回來！」老闆老羞成怒地說道。警察來搜查維拉的家。他們把母親推開，把孩子踢倒。他們把父親捉到監牢裏去。「你是首領，」審判官說道。「你發動這次罷工。你要爲這件事受罰。」別的許多人都被捕了。沙皇的僕人就是富人的僕人。

伏洛加很知道這些故事。這都是深藏在他心裏的真實的故事。他把這些故事記得比學



工人們停止了工作。

「我一定是個資本家」



把父親捉進監牢去。

校裏講的聖徒故事，保姆講的神仙故事都更清楚。在他看來，維拉比任何故事裏的女英雄更偉大。她父親是一個罷工的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勇敢的同志，他們才不得不把他關在監獄裏。

「現在他就要回家了！」維拉高興地說道。「他還要領導另一次罷工呢！」她驕傲地補充道。

啊，是的，維拉的父親是一個偉大的英雄，但那個最偉大的英雄却是沙沙哥。

春假到了，沙沙哥也回來了。伏洛加多麼焦急地等待他哥哥回來呵。他要像往常同父親那樣同沙沙哥下棋。他們要一同到沙沙收集植物和昆蟲標本的樹林裏去。他是一個自然學家。沙沙還會把學生的祕密集會告訴他哩。沙沙是他的理想人物。「到我長大的時候，」他想到，

「我要學沙沙哥的樣子。」馬車終於拖近住宅，伏洛加跳上去抱住沙沙的脖子。「啊，」他叫道，「我以為你永遠不回来了！」

那天晚上有幾個戚友來看沙沙。他對他們敘述彼得堡的政治騷動。他說道：「學生們越來越明白人民的痛苦了。我們知道我們的自由是同他們的連在一起的。但沙皇有他的偵探。我們在自己的隊伍裏發現了一個內奸！」伏洛加睜大眼睛豎起耳朵來聽。他看見母親的手觸着嘴巴。但她沒有說什麼。伏洛加是以他的母親自豪的。

「但願俄國從沙皇底下解放出來！」沙沙說道。

一個客人——俄國第一批女醫生中的一個，說道：「我們一定要把一切都改變過來，廢除資本家。」

從監獄回來的維拉的父親插嘴道：「他們越有得多吃就越要得多。」

茶和點心都拿進來了。談話變得輕鬆了。伏洛加碰一碰他的醫生朋友的胳膊說道：「你知道，醫生，我是一個病得很重的人哪。」

醫生看出伏洛加在同她開玩笑，也就開起玩笑來。她裝出一種嚴肅的表情，按過了他的脈，隨着問道：「你覺得怎樣？」

病人回答道：「我永遠不滿足。我點心越吃得多我就越要得多。我一定是個資本家呦。」每個人都笑了。沙沙撲在伏洛加的身上。「得，那只有一個治法，革命的治法。一定要把病人拋出去。」於是他把弟弟推進隔壁房間，他們在那兒坐在一起大笑，叫着彼此親暱的